

宋槧太平御覽



113
403
56



43
403
56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

兵部八十一

箭下

箭筒

步

射捍

箭下

彈



橐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三日
由山田君以贈
所購以贈

田中圖書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鶉尾鶉尾鶉切交箭十二枚
三齊略記曰富平城孝明帝時改爲厭次此城東南五十
里有蒲臺高丈八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縈馬來
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縈馬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
博物志曰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燠
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歛藏則膨脹沸爛
須叟燠煎都盡唯骨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
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它以其食

糞故也。焦銅者有聲以物打之。徐聽其聲得焦毒者，偏鑿取以爲箭鏑。
焦貢易林曰：雙鳧俱飛以歸稻池，經涉其澤爲矢所射，傷我胃臆。
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射之，飲羽異苑曰：烏傷黃蔡義熙初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眼光微，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大如斗，引弩射之，應弦而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礚，苦盍切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一處，名爲竹落崗，去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二丈餘，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拌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於斯，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誚之曰：我在洲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苦莫申，連時覓汝，今始相得，眠寤仍患腹疾而殞。

又曰：永陽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即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涕，捉所射箭增，恠而問焉。女荅曰：何用問爲？若是君許，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反，未達家暴死於路。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瞬，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又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嚙法不教。衛密將矢以射蠅，蠅嚙得鏃，矢射衛，衛遶樹而走，矢亦遶樹而射。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

城守數月魯仲連乃為書着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尉繚子曰夫殺人百步之外者誰也日矢也

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為鐵室以備之又日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奈無箭何孟

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音狄蒿楛楚廡

音其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於是發而試之堅則菡幹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孟

談曰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戰國策曰公宮之垣皆以荻蒿其堅則菡幹之勁不能過其餘同也籛音

又日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又日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墓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

矯直也擁抱也

諸葛子曰若能力兼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蜚誠宜寵異

亢倉子曰勾粵之幹鏃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掎箠則其與槁音朴也無擇勾粵東粵幹竹幹也鷲隼鵬鴞之類

籥羽之竹箭焉夫勾越之幹以精金為鏃以隼籥羽之竹箭焉夫勾越之幹以精金為鏃以隼乃夫盪寇爭

衮音衮擊武決勝加之疆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楚辭曰舉長矢兮射天狼陳琳武庫賦曰矢則申息肅脊音肅籥籛空流燠銅毒鐵籛

鏃鳴鏃子虛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千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

右夏服之勁箭

射雉賦曰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

吳都賦曰其竹則筭于君切管都郎切籛音吟筵音於桂箭射箭由

梧有篁簟音勞有叢

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四大協并八極

同紀

晉江統弧矢銘曰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戢

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獲墮張空

箭筒

釋名曰箭箕受矢之器以皮曰箛扶福切柔服之義也織竹

曰箛音憤相迫箛之名也

說文曰蘭所以盛弩矢人所負也

詩義問曰弮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周禮夏官下司弓矢曰仲秋獻矢箛箛盛矢器也獸皮為之也

左傳曰公徒執冰而踞杜預注曰冰箭筒蓋也

又曰晉楚戰楚熊負羈囚智罾智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

也莊子之子也廚武子御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智莊子下

每射抽矢楚切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武子

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憂蒲楊柳可為箭也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董澤澤名在河東聞喜縣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一鬼為張偷得一箭筒云慎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張以借他鬼罵欲燒屋張馳取還乃止

雜詩曰象弧雕服

竹譜曰射筒竹薄肌而長中着箭因以為名

步義又音釵一作

鞞音與上同

釋名曰步又人所帶以箭義其中馬上曰韃韃建也弓矢

並建立其中也

通俗文曰箭箛謂之步鞞

趙書曰石虎等破劉曜於上邽獲馬二百疋赤劉金銀步

義弓韃三十具

左傳曰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左執鞭弭右執橐韃以與君

周旋

橐受箭也

後漢書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韃左右馳射

方言曰所

之箭藏弓謂之韃左

氏傳云右屬橐韃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魚皮步義一獬皮韃一琢鼓金校

步義一金校豹皮韃一

射捍

音汗字與鞞同射鞞以皮臂也

說文曰鞞射臂拞也

三禮弓矢圖曰撻者臂捍以朱韋為之謂之撻者所以遂

弦也

括地圖曰昇年五歲父母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待蟬

鳴還欲取之羣蟬俱鳴遂擯去昇為山開所養昇年二十

能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遠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

矢摩地截草經至昇門隨矢去

管子曰相公弋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捍而迎之

魯連子曰弦鐔

音汗

相第而矰矢得高焉專諸刺王僚闔廬

乃名成焉

彈

廣雅釋器曰張謂之彈張音置

字林曰彈行丸者又楛也楛使戰動掉彈也楛音耕切與梓同

桂苑曰彈行丸弓也又作弓音彈

開元文字曰引彈之謂行丸者也又彈楛也

說文曰彈行丸也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

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

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

竹屬木飛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烏狐之殘也

周禮曰凡甸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蝘注云甸兵戈戟屬彈謂掉也蝘音惰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暴戲暴之也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多少年羣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破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張璠漢紀曰班超使于窴願將三十六人以為蒿矢彈丸之用

魏書曰齊王芳為帝常喜以彈彈人

魏書傳曰曹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

圍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計窮愁悶持彈到

後園中樓上人使唱言故大將軍東行南行爽還廳事上

矣

晉安帝紀曰瑯琊內史孫無終貪橫忍虐妓妾有忤意者

輒彈其面

蕭子顯齊書曰垣榮祖字華先下邳人榮祖善彈彈鳥毛

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

下
崔鴻西秦錄曰幸進字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為散騎常侍
從乞伏熾盤遊于後園霄觀彈鳥丸傷暮末母之面至是
末問母面傷之由母曰幸進彈鳥所傷末怒故誅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群飛上曰公為我取之晟十發
俱中並應丸而落賜賚極多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大夫曰有敢諫者罪
至死無赦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
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
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頭而欲啄卓音食之
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仰而欲彈之
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此皆貪前

之利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眾庶若此人主亦然楚國
殆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音焉於騫武帝佞倖人也作金丸人皆逐
乘之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樹扶
踈蔭瀆鳥常產育其上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激殺
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何故見
侵經年而謝卒慶名渙靈運父也

幽明錄曰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嘗閑居而天
大驟兩見門前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音儻而並
不沾濡雋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
壺霍然不見雋出人問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兒物不
知何由在此雋具說之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如溼丸各有所用也

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進集于栗林周曰何鳥哉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招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訊之以周爲盜粟

又曰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右臂以爲彈余因以求鶉炙

又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大玄經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傷

潛夫論曰丁夫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或取好土作丸賣之

其彈外不可禦盜內不足禁懸鼠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中反中人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別主人欲作音聲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夢書曰夢持彈者得朋友

趙壹窮鳥賊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音網加上機穽在

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矰繳張右羿弓彀左飛丸繳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

急乍水乍火

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遣放而必獲

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樹閒秦氏家有遊蕩子

立用睢陽強彈丸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
玄雲潤其柯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
彈是窠

栢玄南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
木末轉翔禽落羽尋絕響屢中輒應心

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茲木以丸為矢合竹為
樸漆飾膠治弗用筋鏃丸彈之利以弋鳧鶩晉靈嬌悖群
臣是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一

兵部八十二

戈

易曰離為戈兵

又曰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書曰武王至商郊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

土之人稱尔戈比尔于立尔矛其誓

又曰武王伐紂戰於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又曰成王崩太保命仲栢南宮毛孔安國曰栢毛名俾爰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又曰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允和古之巧人

又曰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戣立于東

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

又曰惟干戈省厥躬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公曰備乃弓矢鍛乃戈

詩曰豈日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日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又曰彼候人兮荷戈與殺也荷揭也殺也殺丁外切

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

後其銳鄭玄曰後刃也三兵鏃鐔雖在下猶為首銳也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戟也干戈也

象舞也

又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子曰夫樂者

象成者也愬于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而踏厲太公之

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克商濟河而西倒載干

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

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升君即位于阼小臣二

人執戈立于前一人立于後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

止則持輪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又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袞

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鄭玄曰袞冕者亦從尸服也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

大喪先柩毆疫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罔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故士戈楯故士

故士也與旅賁當軍旅會同授貳車車戈楯建乘車車戈楯授

旅賁及虎士戈楯

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族則革路會同則金路也

又曰車有六等之數鄭玄曰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也車軼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于軼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載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曰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又曰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曰戈今勾子或謂之已倨則不入已勾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疾鄭玄曰戈勾兵也主於胡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疾人則不入已勾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鈞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

又曰盧人爲盧器戈秘六尺六寸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

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鄭玄曰祕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出亡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又曰秦伐晉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

又曰魯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春猶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三丈

又曰齊敗於鞍齊傾公既免求逢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又曰晉楚戰於鄢陵范丐趨進丐士日塞井夷竈陳於軍中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

又曰晉皆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邾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黉助之沸黉嬖人也抽戈結衽衽裳也而偽訟者三

邾將謀於榭榭講武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苦成叔也於其位駒伯

也苦成叔也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邾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也矯及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又曰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公以

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事于東方則可以逞

又曰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

中殺犬示閑暇也

又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盧蒲癸臣于之

舍子之與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嘗

於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事也麻嬰為尸尸為祭也盧蒲癸王何

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

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甕以俎壺投殺人而後

死言其力多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子黑又使強

委禽焉禽鴈也納綵用鴈也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

觀之曰子南夫也適于南氏子皙怒既而纒甲以見子南

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

也道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故傷

又曰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沉臺駘為祟此何神也子產曰昔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

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沉于大夏

主參 又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也奪之司寇

與郵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

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齊氏惟於門外而獲衛郭門也

伏甲焉使祝鼂宣戈於車新以當門華齊御公孟宗魯驂

乘及闕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中公孟肩殺之

又曰吳入郢楚昭王涉睢濟江入于夢中王寢盜攻之以

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又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

閭傷髀指

又曰齊人輸晉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范吉射逆之趙

鞅禦之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趙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太子救之以代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又曰齊簡公即位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寢正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也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又曰晉荀瑶帥帥伐鄭荀瑶智伯也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陳

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于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也曰我卜伐鄭不

卜敵齊

又曰衛良夫與太子蒯聵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入適伯

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豸從之介

甲迫孔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也

也

也

也

也

漢書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畫曰王命尸臣孟康曰尸主也官此桐邑賜爾鸞旂黼黻珻戈尸臣拜手稽首竊以傳記言之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也

又曰武帝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歸義侯嚴為戈舡將軍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鑿下鑿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下因以為名也離水

晉書曰賈充傳云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拒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充謂曰公養汝等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

崔鴻前趙錄曰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長平之戰劉聰馬中矢幾為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前戰以功封梁

鄒侯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隨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當餓將死君下壺食鋪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仰天嘆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國語曰秦師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敢忘寡人之眾能合之不能離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食絃歌鼓琴子路佷然執戈而儻

韓子曰勾踐入宦於吳執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遠立附郭近郭遠立
 也又居於犀蔽犀櫓之下投枹而嘆投枹曰烏呼士之邀
音速弊盡壹若此乎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行人燭過免
 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又何弊之有簡子乃去
 犀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也一鼓而士畢乘之
畢盡也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
 一言
 淮南子曰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
 有賞失者夷族圍三匝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
 之曰我將出子陽虎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
 陽虎既出顧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魯君聞陽虎失
 怒所出之門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為縱之傷者受
 厚賞不傷者受重罪也此所謂害之而反利之者也

又曰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日日反三舍
魯陽楚人也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所謂魯陽文子也
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曰公魯陽今南陽魯縣是
 也
 五經要義曰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
 勇力之士執戈在後
陸景典語曰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相寬鹽鐵論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
 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王正月乙酉予長七尺四寸矣未通
 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或編荆為楯執荻為戈
 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為樂
 張鷟文士傳摯虞荅策曰古之良臣受彤弓彫戈之錫銘
 之彝器貺之後昆曠世歷代以為賔榮豈無其物貴殊品

也
抱朴子曰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
身之可保也

又曰荆卿朱亥不示小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
戟於狸豺之群

山海經曰崑崙墟北有人曰太行伯把戈

干寶搜神記曰有崔文子者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
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恠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
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弊筐須臾而化為
大鳥開而視之翾飛而去

梅陶在盆口與三公書蘇峻勇而無謀兵家所常弊也長
廣人釋鋤犁執干戈何知戰法

文選曰戈鋌擘雲

又曰戈矛若林

離騷曰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繁欽述征賦曰時三月之暮春逼干戈之急難

王粲從軍詩曰樓船凌洪波尋戈刺群虜

高貴鄉公詩曰干戈隨風靡武騎齊鴈行

魏明帝堂上行曰武夫懷勇毅勒馬於中原干戈森若林
長劍奮無前

荀道雍猛虎行曰詰朝彈竹冠荷戈剪荒要○應貞華覽
曰萬夫決拾武騎齊足乘夷長森分行別屬弓不虛彎戈
不苟撲

傅毅西征頌曰愠昆夷之匪協威矯於戎事于戈動而後
戢天將祚而降化

崔駰北征頌曰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

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尅
 張協七命曰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
 孔欣七誨曰攜同好命爪牙攝烏號杖雄戈緣山結網參
 雲張羅
 殷融議曰自頃多難國度屢空疋夫有重鬻之勞武王有
 執戈之勲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二
 兵部八十三
 載上
 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戈勾子戟也戈過也所刺擣
 則決過所勾引則制之不得過也車戟日常長丈六尺車
 上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日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持擣
 之戟也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從弋一橫之象形也戟有枝兵也戟
 讀若棘鑊鄒大戟也
 方言曰戟楚謂之子鄭璞曰取名於鈞子也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
 謂之子或謂之鑊寅音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
 其大者曰鑊莫于切胡其典者謂之句子鑊胡即今雞鳴也南
 楚宛郢謂之偃音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音或謂之受

殊音

廣雅曰偃謂之雄戟

太公兵法曰戟之神名大將

趙氏兵書曰戟參星主之

周禮曰掌舍為壇壝音宮棘門以戟為門也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

考叔挾輶以走輶車也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戟也及大達不及

子都怒字也

又曰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子

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也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狂狡宋夫輅迎也倒

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遂躓以下公嗾夫獒焉

也大靈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諸侯伐偃陽狄厲弥建大軍之輪蒙之以甲為櫓左

執之右拔戟成一隊

又曰欒氏乘公門范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

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樂盈之族日樂

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

而死

周書曰年飢上用輿曲輶不漆矛戟縷纏羽旄不擇鳥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

決毛遂按劍而前曰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

之資也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縣是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復敢出

又曰鉏耨棘矜非鏃音於於句戟長鏃也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

又曰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

又曰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足下何為者不得入

又曰漢七年長樂宮成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

又息夫躬曰諸曹以下僕遯音速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又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又曰灌夫字仲孺父孟死吳軍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音磨下所殺傷數十人

又曰揚雄位不過執戟

又曰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裋服入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

後漢書曰光武署銚期為賊曹椽上略地向北期從徇薊

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噴目大呼左右曰趨禮周東觀漢記曰吳漢與蘇茂周建戰漢躬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破

又曰建武四年隗囂遣馬援奏課京師因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往蜀述陸載乃見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上大笑又曰田邑字伯玉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永衍恐其先降說之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又曰楊政字子行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范升爲太常丞爲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道

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頭以戟叉政傷胷前政遂涕泣求哀上卽尺一出升又曰孫程與王康等斬江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闕顯弟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舉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鎖不中鎖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胷禽之送廷尉謝承後漢書曰彭循字子陽太守祕君聞循義勇多謀請循以守吳令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司馬彪續漢書曰楊仁字文義巴郡人顯宗時詔補北宮衛士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旣立諸馬共譖仁上知其忠愈善之

張澄漢南記曰陳蕃等欲除諸黃門謀泄閣寺之黨於宮中許稱警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宮小黃門朱寓逆以戟刺蕃

魏志曰董卓恐人謀己常以呂布自衛嘗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由是陰怨卓

英雄記又載呂布謂董卓嘗拔戟擲之言布亂其私室

又曰表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呂布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布謂靈等曰布性不意合關但意解關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關布舉弓射戟正中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歡會然後各罷

又曰張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典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入輒十餘釘音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

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戟擊殺之餘賊不敢前又曰典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

王沈魏書曰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相持太祖募陷陣典韋先占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左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魚豢魏略曰徐庶字元直少好任俠為人報讎白瑩烏各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乃感激弃其刀戟更綰巾單衣折節學問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檠戟武騎作鼓吹導引歸家

又曰孫權乘馬射虎陵亭陵應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遂卻

又曰太史慈劉繇使慈偵卒遇孫策慈便前鬪正與策對刺慈馬而攬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又曰孫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孫亮璽綬徵立琅邪王休奉書於休日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爲戲具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

張勃吳錄曰嚴白虎使弟輿詣長沙桓王請和許之輿請與王獨會面約既會王引白削斫席輿體動王知其無能以手戟投之立死

音

蜀志曰擁兩鑲音是謂閉木戶持雙戟是謂坐鐵室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荆邯記公孫述曰昔漢祖敗而復征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爲強況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

晉書曰賈后字南風初爲太子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欲廢之

又曰楊駿字文長爲賈后所誅初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至兵入駿府逃于馬廄以戟殺之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謂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見矛戟在前

王隱晉書曰上聞賈妃酷妬戟擿諸孕子者子皆墮已治金墉外城當廢之趙粲救於內荀勗請於外故不廢焉

又曰祖逖軍大飢進據食犬丘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逃營拔戟楯大呼向逃逖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

崔鴻前趙錄曰杜育字子光漢陽人少爲賊其母每怒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頭曾爲賊圍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

又曰劉聰獵上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觀者指曰此故長安天子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

刃矛右執鈎戟斬鮮卑三百餘級

齊書曰宋升平三年尤里村人於官高湖際得瑞鞞蘇合切

戟三杖旁有古字

隋書曰柳彧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穎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穎聞而

歎伏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將擇焉顏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馬牛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于載無戰鬪之患夫子懍然曰美哉德也

陸賈楚漢春秋曰沛公脫身鴻門從閒道至軍張良韓信

乃謁項王軍門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隻獻大王足下玉

斗一隻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樂資春秋後傳曰聶政仗劍至韓韓相方坐府上持兵戟

而侍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陞刺殺俠累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曰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

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

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守迫則杖戟相撞
 又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曰所為立
 王者為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不聽遂入秦
 英雄記曰呂布因陳登使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
 怒拔戟斫机曰不惟吾所求無獲但為卿父子所賣耳登
 不為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
 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
 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王隆漢官解詁曰衛尉掌宮闕周廬殿掖屯陳夾道當兵
 交戟胡伯始曰謂諸門郎閣陳屯土夾其道旁當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也
 應劭漢官儀曰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家令領主自有宮
 置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東方朔傳曰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執戟在殿陛

遙指獨語上見呼問之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
 上東向鳴上遣侍中視之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風
 從東來鵲尾旁風則傾背風則颺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
 向鳴也新雨生枝滑故枝溼故立枯枝上上大笑賜帛十
 疋

又曰孝武元封三年作柏梁臺召群臣有能為七言者乃
 得上坐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張霸遷會稽太守是後盜賊衰少野
 無遺寇童謡曰弃若戟若弃矛盜賊盡吏皆休
 蕭廣濟孝子傳曰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戟
 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
 父打傷叩頭請罪父沒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

贖之亂衛人于厲遂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讎厲知之曰
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厲持蒲
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列崇福門門各羌楯十幡雞鳴戟
十張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三

兵部八十四

戟下

戈

矛

戟下

世說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曹公將
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是不敢朝見一出郭
孫盛異同難語曰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
舞手戟于庭前踰垣而出材力絕人莫之能害
干寶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
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視二翁
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呵格之
化爲巨虵
又曰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于鄴內外陳兵是夜戟鋒

皆有火遙望如懸燭就則亡焉三十國春秋又載

劉敬叔異苑曰彭城劉黃雅以太元中為京口府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亭多虎劉極自防衛牛馬繫於戶前手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劉義慶幽明錄曰項縣姚牛十餘歲父為鄉人所殺牛嘗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眾中

東陽無疑齊諧記曰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為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着地猶尚暖
東晉發蒙記曰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木之岫一噬則百

人仆唯畏鈞戟

顧愷之啓蒙記曰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

周處風土記曰戟長一丈三尺奮揚俯仰乍跪乍立兼五兵而能乃謂名人

又曰教學講武戒遠慮戎首玄戈奮長雄迎來送往斫截橫從扶強頓弱唯敵所從首先也玄戈北斗杓端招搖之內貫索之外獨星也戟為五兵

雄蓋取威奮振也凡用戟法必先小振動之陵上植則下收功於中恒在首頰之間來迎去送順而不逆也植則

虎龍交牙神變無常去者厚餞來者不攘言用雙戟之法為龍右手為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上下無常隨變而收

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蓋乃進足奮手欲及機也如敵來輕去疾進而送之來重進疾開而待之
南州八郡志曰永昌郡西南三千里有剽國以金為刀戟
焦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又曰倚鋒據戟傷我胃臆

春秋考異郵曰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梯音戟拔於後

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曰雍狐之山發水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立於門曰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司馬穰苴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鋪薦席陳

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又曰崔杼殺莊公盟諸大夫令有敢不盟者戟鈎其頸孫卿子曰雖有戈矛之戟不如恭儉之利與人善言煖於

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

又曰狐父戈以鑄牛愚莫甚焉鑄徐玉切

尉繚子曰夫殺之五十步之內者誰也曰矛戟也

韓子曰譬如劍戟愚人行忿則禍生聖人誅暴則福成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

戟高誘曰有枝幹象陽布散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

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坂會獨不推車爲人臣而

侮其主者其罪何若會曰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死而又

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對曰身死妻子爲戮謂之

死而又死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

顏歛諫曰君樂治海上不樂治國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

樂此海也公據戟將斫之歎撫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臣以參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歸

抱朴子曰太阿臨項長戟指心而操不可奪也

又曰拙者得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婦之刀戟不能以格兕虎

蔣子曰士有一食而倒戟義所驅也

應璩詩曰丈夫要雄戟更來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誰復有不并

又曰郡國貪募將馳騁習弓戟雖妙未更事難用應卒迫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千將之雄戟千將韓王

劍師雄戟千將所造也

左思吳都賦曰吳鉤越棘越鐵利故稱越棘也

又曰羽旄揚毳雄戟耀芒

繁欽撰征賦曰左騎雄戟右攢千將

兩都賦曰郎將司階虎戟交鏃音殺

又曰周廬千列陞戟百重

陶侃表曰伏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關輒簡選其差可者奉

獻金鈐大戟五十張

孫盛奏事曰諸違令私作鎧一領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張

戟十枚以上皆弃市

張載劔閣銘曰一人荷戟萬夫趨難行兒也

李尤戟銘曰鼓戟之設以戒非常秉執操持邪暴是防須

臾之忿終日為殃山陵之禍起於豪芒

張協手戟銘曰鏃鏃音談雄戟清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千

將嚴鋒勁枝擗鏑耀芒

魏文帝書曰漢中地形實為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張魯有精鉀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網罟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應瑒表曰長戟百萬胡馬千群

應貞華覽曰強弩連城長戟指塞

上音蕭 下音參

傅玄朝會賦曰流蘇粲粲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攬摻賈誼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音優白挺橫行天下秦人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

戣

釋名曰戣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直降切挫附栗切於車上使殊離也

說文曰戣以投殊人也禮戣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也

詩曰伯也執戣為王前驅

又曰彼候人兮荷戈與袂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 荷揭也 設戣也 設了外切

周禮曰車六等之數戣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左傳曰宋張句與子皮曰任鄭翩殺華多僚子皮華龜也 任翩龜家臣

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公子城以晉師至城前介晉今會

晉齊衛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公子城射華豹殪張句抽

戣而下戣長丈二 在車邊

又曰莒子庚輿將出奔聞烏存執戣而立於道左懼將止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

韓子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茅門時天雨王急召太子庭中有水太子遂驅車至茅門廷尉舉戈擊馬遂敗其駕

焦贛易林曰大過之訟秉鉞執戈挑戰先驅

蕭子良古今蒙繇文體曰及書者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及也

司馬兵法曰兵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

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犯則不濟季氏曰兵

衛守合同為用太長太短太輕皆不如法度者也犯者觸挂故不濟不及者不逮於利銳者不固則破敗故奔走擾亂也故初列弓戟間焉一弓一戟次列及矛間焉一及一矛相間也

又曰周左執黃鉞右執白旄所以示不進者審察斬殺之威也有司皆執及戈示諸鞭朴之辱歐使不行不進者也

又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因事而施凡五兵當長

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戟則久皆戰則疆

淮南子曰武王執戈秉鉞以勝殷搢笏杖及以臨朝

魏文帝詩曰行行遊且獵且獵路南隅彎我鳥號弓騁我

織驪駒走者貫鋒鏑伏者飢戈及白日未及移手獲三十

餘

王粲七釋曰流鋒四射畢罕橫厲奮干及而捐擊弛鷹犬

以搏噬畢音必

夏侯湛獵兔賦曰擬以銳及規以良弓觀毫末而放鏃兮

迺殪之于窟中

左思吳都賦曰千鹵及鋌賜夷勃盧及鋌皆矛也

謝惠連從軍行曰趙騎馳四牡吳舟浮三翼弓矛有恒用

及鋌無慙息

太公六韜曰方胷兩枝鐵又柄長三丈以上三百枚

矛

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鑕祖悶切鑕入地也松

橫長三丈其矜宜輕以松作之橫速也前速之言也矛長

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

又曰繳矛繳截也可以繳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為三叉

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矛夷常也其矜丈六尺不言常

而云夷者言可夷滅敵也亦車上所持也矜矛長九尺矜

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鏹音或或謂之鏹音或或謂之鏹音或其

柄謂之矜

又曰矛音敲細如鶴脰者謂之鶴脰

世本曰杼作矛

太公兵法曰矛之神名跌踰

書曰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又曰一人冕執銳銳矛也立于階側周成王崩

詩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箋云清者高克所軍也二矛重英

河上乎翱翔重英矛也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箋云二矛西

又曰音求矛音公鑿音沃鑿音隊蒙伐有苑蒙討羽也伐

禮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鑿後其刃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

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左傳曰齊伐魯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史記曰武王牧野誓曰立爾矛

漢書曰姑句家矛端生火光其妻曰矛端生火光此兵氣

也

魏志曰公孫瓚手執兩頭矛殺鮮卑數十人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中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曹公謂諸將戰在我非在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矛擲超幾殺之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騎與虞翻相隨翻喜用矛請在前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日可行三百里

三國異同傳曰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卒遇鮮卑百騎以矛擊殺傷數十人鮮卑由是畏之

蜀志曰先主爲曹公所逐弃妻子走令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無敢進者

晉書載記曰蜀李雄無事小出丞相楊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乘惡馬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乃有著中戰衣木履持長矛者此爲兒戲而無相彈懾也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城陷安死乃謠曰隴上健兒日陳安愛養將士同心肝騷騷文馬鐵鏤鞍丈八蛇矛左右盤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十萬騎脩脩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蕩九騎留

吳越春秋曰越以屈盧之矛越絕書云步光之劍獻吳王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縮矛投百步之外者千人

韓子曰人有鬻矛楯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劉向說苑曰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綺縠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呂氏春秋曰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退而不自快謂路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決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

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無責乎平阿餘子曰噫還反戰死之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討逆使慈著馬前欲手刺殺之討逆著鞭驅馬操矛逐慈慈著木屐策杖徐步終不能及乃止

列女傳曰巴趙娥者趙萬之妻郡縣遭亂萬得足疾不能行爲賊所殺賊欲殺娥娥守喪不去賊舉矛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必劫略乃以身赴矛貫心達背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字辟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速斃堅尋得病若被捶割於是遂殞

夢書曰矛戟爲相待期蚤晚也夢得矛戟者憂相勅也持矛待交友見人持矛待於己也持矛來倒却中止也

魏文帝詩曰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

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盧秦氏
有好女自名為女休女休十四五為宗行報讎左執白陽
刀右執宛景矛

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殺
羊矛如錐鏃楯如榆葉

諸葛亮集曰勅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四

兵部八十五

槩

槩

槍

鋌

鈎鑲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稍

晉書曰劉邁毅之兄也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為殷仲堪中
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
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
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
堪為之失色

齊書曰長沙王晃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
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
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

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後魏書曰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干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又曰于栗磾音低代人也從大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壯士也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遣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以自標衛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號累遷豫州刺史

續晉陽秋曰太尉伐羌於濟口入河索虜遣將鵝青步騎

十萬於河北聲云救羌太尉遣隊主丁旡音五以車五百乘

北岸為却月陣相去一步車置七人授以長白旡音

三國典略曰文育小字猛奴到都見太子詹事周捨捨命

兄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

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人悅

又曰羊侃字祖忻嘗從梁主宴樂遊苑時少府啓兩刃稍

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

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梁主曰此樹

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

又曰北齊安州刺史盧胄入海島得一人脰可長二丈以

為稍獻於神武諸將咸莫能用唯彭樂舉之胄未幾遇疾

痛聲聞外巫言海神為祟因此而卒

鄴城故事曰紫陌浮橋在城西北五里案鄴中記云趙王

虎時於此濟置紫陌宮暨齊時因修爲濟口帝巡幸又向并州百官相餞莫不至此而訣別迄今猶以爲渡口齊文宣時西巡百官辭於紫陌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一時刺殺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郎□連子暢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乃命解圍又曰北齊文宣於臺上以稍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死靈鬼志曰河間王頤旣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甚壯健常乘一赤馬傳快非常雙手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爲之歌曰隴上健兒字陳安頭小面狹腹中寬丈八長槊左右盤

語林曰相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音上馬持稍數迴或向劉或擬躬意氣始得雄王○傳玄歌詩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稍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已成藝鄧蔗縈魏后之庭武而猶質相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採抑揚斟酌煩簡至如春亭落景秋臯晚淨青霜且盡密雨初晴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息影不畏衣香鏤衢與白刃爭暉翠珥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假如臯之箭

槍

風俗通曰刻葦傷盜爲槍

宋元嘉起居注曰謝靈運自理表云及經山陰防禦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衛公兵法曰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卽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

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唐書曰鄴國公羅士信容兒短小而驍勇絕倫隋末賊起士信年始十四爲通守張須陁執衣遇翟讓來寇士信請自効須陁小之日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着二甲左右雙鞬躍而上馬須陁壯之遂將其衆擊賊于濰水之上陣纔列士信執長槍立於馬上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莫敢逼者士信乃奔筴馳馬爲十下而還須陁因而奮擊兵始接賊師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劓其鼻而懷之每歸而數其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陁大悅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居前士信爲副賊無敢當者

又曰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負槍

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已後恒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都督陪葬于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之功焉

又曰哥舒翰爲別將時吐蕃大寇邊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由是知名天寶六歲擢受右武衛將軍仍充隴右節度使副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歲候麥秋即大掠積石軍前後不能禦至是翰使將王難得傷景暉等潛領兵候蕃兵至設伏以待之吐蕃五千騎既至放馬脫甲翰於城中率驍勇合伏兵馳擊之殺略盡百餘騎奔突得走王

難得追擊之疋馬不還翰嘗逐虜馬驚隊于河立於水中吐蕃三人擬槍方刺之翰大叱之賊驚駭俱廢失槍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槍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為常又曰王難得有膽力善騎射天寶元年正月吐蕃大寇河源軍難得以騎將為軍鋒贊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驍悍乘諳真馬寶鈿裝鞍出軍前求鬪無敢與較者難得橫槍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其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使以聞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琅支都狀上壯之衣以錦袍拜左金吾衛羽林將軍

五代晉史曰梁將有王彥章者勇力過人常執鐵槍僅百斤所向辟易莊宗畏之

鉞

釋名曰鉞延也達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方言曰矛戾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音或謂之鉞

漢書曰鉞其柄謂之矜

殺吳王也

東都賦曰戈鉞彗雲注鉞小

釋名曰鉤鑲兩頭曰鉤中央曰鑲或推鑲或鉤引用之宜

也

東觀漢記曰詔令賜鄧遵金蚩九辟兵鉤一

又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

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冠故司馬殿省門闔至五六重周衛擊刀斗近臣侍側尚不得着鈎帶入房梁書曰吉士瞻初爲荆府城局參軍浚池得一金革帶鈎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尔金鈎且公且侯士瞻取夏侯洋兄之子女竊以與洋洋喜佩之及是革命洋果封侯而士瞻不賜茅土

列仙傳曰鈎弋夫人姓趙病卧左手拳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夫人武帝發手得玉鈎手亦舒遂幸而生昭帝後被害殯之尸不臭而香一月

三秦記曰藏鈎因鈎弋夫人世人法之也

瑞應圖曰湯都于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鈎入湯庭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尔來爲我禍耶飛上受塵爲我福

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鈎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偶貴財萬倍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婢竊鈎以與蜀客張氏失鈎漸漸衰耗而蜀客數罹難厄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以鈎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鈎云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周時梁伯所居國都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帶鈎到今其民象而作之號曰大梁氏鈎焉

吳越春秋曰闔閭作金鈎令日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而有人貪賞之重者殺其兩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之闔閭而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鈎者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鈎乎作者曰吾之作鈎者貪王之賞殺吾二子以成兩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曰何者是也時王鈎甚衆形

體相類不知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呼其兩子名曰吳鴻泥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鉤俱飛着於父之胷吳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夢書曰夢得鉤帶憂約束也帶鉤着身約勅己也持帶鉤脫事決己也

莊子曰曲者中鉤

吳都賦曰吳鉤越棘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不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之賤物

魏文帝答劉備書曰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已備善雙鉤九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匱笥填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五

兵部八十六

甲上

釋名曰鎧猶塏塏堅重之言也或謂之甲似物乎甲以自禦也○廣雅曰函甲介鎧也

說文曰鎧甲也鉞音儻鎧也鉦音鵞銀音頸鎧也

世本曰杼作甲也朱衷曰少康之子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孔安國曰甲鎧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與公曰善教乃甲冑敵乃于言當善簡汝甲鎧也○易說卦曰離為甲冑

詩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又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

又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介冑也

又曰豈日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禮記曰介冑則必有不可犯之色

又曰介者不拜言失容也

又曰獻甲者執冑

又曰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冑

鄭玄曰甲鎧也以前之謂他幣也囊鎧衣也背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也

又曰國家靡弊則車不彫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履馬不常秣靡弊賦稅極也彫畫也幾附纏為沂鄂也組滕以組飾之也組亦鏤飾也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言及武樂孔子曰武王克殷濟

河而西車甲衅許斬切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然後天下知

武王不復用兵也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

其辭而無其德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

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

又曰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自立有如此者甲鎧也干櫓也者小大楯也

周禮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甲今時鎧也司甲今時楯也

又曰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鄭玄曰言其丈夫夫人

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也燕近強胡胡習作甲冑也

又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

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犀甲壽百年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也

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鄭玄曰革堅者久也凡為甲必先

為容服者之形容鄭司農云容謂象式也然後制革裁札之權其上旅與其

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下也以其長為之圍謂

札要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 鄭司農云鍛鍛革也 廣厚 則革敝無 強撓曲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後太叔治甲兵具卒乘將襲於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又曰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又曰楚太子商臣聽成王之欲黜己其師潘崇曰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杜預曰太子宮甲也又曰晉秦師于河曲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以其屬出又曰宋華元獲于鄭逃歸後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城主也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睥出目皤大腹于思于

思棄甲復來千思多 驥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日牛則有皮犀兕尚

多棄甲則邠邠猶也役人曰縱有其皮丹漆若何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音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契焉明搏

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

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也

又曰齊晉陳於鞍齊頃公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姑且不

介馬而馳之介邾克傷於矢日余病張侯日擐甲執兵固

即死也擐貫也 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又曰使吕相絕秦曰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征東之諸

侯虞夏商周之庸而朝諸秦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潘筮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徹七札躡聚也一發達七札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也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邲氏長魚矯請無用
衆既殺三邲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
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也

又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遷也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練袍也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
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又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
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又曰諸侯會柵遂伐偃陽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為櫓杜預曰狄虎彌魯人櫓大楯也左執之右拔戟成一隊隊為

又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難於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守以

子展子西率國子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又曰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又曰崔杼稱疾不視事莊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侍人賈
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
自刃於廟弗許遂殺之

又曰楚蔣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庀數甲兵也賦車籍籍數
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卒甲楯之數使器械有常數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又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子皙以駟氏
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
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竇入駟帶率國人伐之伯

有死於羊肆

又曰諸侯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

州犁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

焉焉用有信太宰伯州告人曰令尹將死矣為明年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楚子公孫黑又使強

委禽焉禽鴈也納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趨乘而出女自房

觀之曰抑子南夫也言丈適子南氏子哲怒既而橐甲以

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擊之以戈子哲傷而歸

又曰楚靈王伏甲饗蔡靈侯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

子弃疾帥師圍蔡傳言楚

又曰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纘施也欲并殺梁嬰

梁嬰子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疆其臣曰孺

子長矣孺子謂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栢子善

子良也

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于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栢子將出矣聞之而還子聞

至遊服而逆之夫戎備著常請命問栢子對曰聞疆氏授

甲將攻于子聞諸乎曰弗聞曰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

栢子

又曰齊惠樂高氏皆嗜酒樂高二族皆信內多怨疆於陳

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栢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遭

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鮑則亦授甲

矣使視二子二子子良則皆將飲酒栢子曰彼雖不信彼傳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

樂高氏樂施高強來奔

又曰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闕鞏之甲武所以尅商

也闕鞏國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所出鎧

又曰魯昭公伐季平子叔孫氏之司馬驪冥言於其眾曰
 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
 冥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圍也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遂逐之逐公公遜于齊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僚窟室也王使甲坐於
 道及其門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
 又曰楚郟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費無
 極譖郟宛焉謂子常曰子欲飲子酒郟宛又謂子惡令尹
 欲飲酒於子氏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
 常取五甲五兵曰寡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無
 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惟陳兵甲其中也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
 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郟氏則
 有甲焉不往遂令攻郟氏盡滅郟氏之族黨

又曰齊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讓衆使後而已先登昔與王猛息戰
 共止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
 又曰齊伐魯魯孟孺子泄帥右師孺子孟懿子顏羽御邴
 洩為右二子孟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氏之
 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
 門之外南城也五日右師從之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
 十冉求得齊人不能師
 又曰哀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
 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又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
 于會稽

又曰衛孔文子將攻大叔氏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又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駟赤謂侯犯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命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而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又曰晉周緡射殖綽殖綽齊大夫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縛之郭最皆衿甲面縛

公羊曰成元年始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何休解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甲鎧也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膝宮室不容甲不以組也戰國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王懼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兵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蓋趙甲兵以伐齊也

國語曰晉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今君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賈逵注曰

以兕革為大甲鵠音晏又曰勾踐云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水犀獸各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眾之不足也

史記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

漢書曰甲不堅密與袒裼音錫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又曰周亞父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之動

容

又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後漢書曰朱浮被彭寵攻懷懼上疏曰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勃奸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可施

又曰曹操攻袁譚弟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東觀漢記曰祭遵薨賜朱輪容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

又曰將軍劉尚擊武陵沒議復遣將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光武試焉旣上馬據鞍左右顧眄上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劉盆子與丞相徐宣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兵甲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

魏志曰景元三年肅愼國獻皮骨鐵雜鎧二十領

又東夷傳曰漢時夫餘王葬用玉甲常以付玄菟音郡王死則迎取公孫淵誅得之玄菟庫

晉書曰栢伊爲江州刺史卒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預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力効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乃受其所上之鎧

又曰馬隆討涼州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又曰杜曾新野人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凡有戰陣勇冠三軍

魏末傳曰司馬文王秉政徵諸葛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斃出將見人遊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遂殺樂綝

吳曆曰魏文帝與吳王明光鎧

王隱晉書曰馬隆爲武威太守之郡惡虜窟局樹機能等斷道圍隆隆作八陣圖地廣則鹿角車營並進狹則木屋施輪並戰並前智謀從橫出其不意以磁石累夾道側賊鎧不得過隆兵著牛皮鎧得過賊以爲神

又曰陶侃夢見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杆國之器也節下當進位俄轉都督湘州刺史

崔鴻後燕錄曰苻丕遣石越討慕容豐皆勸豐逆擊之豐曰我無兵仗彼有銳鉀音甲不如待暮一戰而定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太康之初吳寇新殄未盈一紀干戈已尋蟻蝨生乎甲冑鷲雀處於帷幄

車頰秦書曰苻堅使能邈造金銀細鏤鎧金爲縋以縲之

縋音縲

宋書曰四年不期城爲虜所陷沉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兵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蟻蝨

隋書曰長孫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鎧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

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

又曰張齋於倫切累破賊有功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

御座而宴之謂齋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

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疋綠沈甲獸文具裝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唐書曰元和中以尚書左丞呂元膺檢校工部尚書充東都留守舊例命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略同及元膺受任竟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特用元膺尤不當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上疏曰華汝壽三州例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借上曰此數處並不當與其後遂皆停

五代周史曰唐景思爲偏將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世宗馬前距踊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聯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屯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

戰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七
甲下
兜鍪
楯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七

甲下
兜鍪
楯上

吳越春秋曰勾踐使大夫種於吳曰竊聞大王興大義誅
疆救弱越使賤臣種以先人藏器及甲二十領以賀君
又曰公子光伏甲士於私室具酒而請王僚王僚乃被棠
夷之甲三重使兵衛至光家之門夾陛帶甲左右皆王僚
之親戚也專諸置魚腸劍炙魚腹中而進之刺王僚貫甲
達背王僚立死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伍孚以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內
貫小鎧拔佩刀詣卓卓送出閣執手告別孚引刀刺卓卓
多力却不中即殺孚夷其族

太平御覽
卷第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七

董卓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爲己子爲作小鎧曹使騎駛
音馳音馬與玉甲一具俱出入以爲麟駒鳳雛至殺人之
子如蚤蝨耳
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祕不發喪賊於水南北渡攻官壘
柵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銳距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前廣州刺史韋朗於
廣州所部作犀皮鎧六領請免朗官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左右置直衛萬人皆五色細鎧光曜奪
日
伏候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丹陽宛陵民掘地得甲一
迹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
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古之制也今三家過

制請皆損之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得黃金蚩尤受之制以爲劔鎧其言

始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趙岐章句曰矢

孫卿子曰楚人鮫韋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

慎子曰藏甲之國必有兵道

鹽鐵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呂氏春秋曰田贊補衣而見荆王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

也贊曰衣又有惡於此者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

此王曰何謂也對曰甲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

者贊也貧貧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富厚無敵而好衣

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也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

之頸刳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其名又甚不榮也

又曰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日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乎止官無以組以用邾君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損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又曰趙攻中山中山有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

擊無不碎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關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吾之過也若非陽虎而以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崔寔政論曰貪饗之吏競納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象被弓弩鐵焯醢中令脆易治鎧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襦鎧弩之利也鎧今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於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

文選曰介冑被露汗

又曰金練照海浦注練甲也

又曰玄甲耀日

陳琳武庫賦曰鎧則東胡闕鞏百鍊精剛函師震推韋人製縫玄羽縹甲灼爚流光

孔融寘刑論曰古聖作犀兕革鎧今益領鐵鎧絕聖甚遠

魏武軍策令曰表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

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

是時士卒精練不與今時等也

曹植表曰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具兩當鎧一領環

鑰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世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

曹仲堪相王牋曰奉所賜馬鎧既足以獎厲懦心又以光

華遠任

華遠任

庚翼與燕王書曰今致襦鎧一領兜鍪一副

又曰鄧百山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

異物故復致之

李尤鎧銘曰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

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德者寧好戰者

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為

兜鍪

廣雅曰兜鍪謂之冑鍪鍛謂之鍬鍬上音歐下音侯

說文曰冑兜鍪首鎧也

易曰離為甲冑

詩曰公徒三萬具冑朱綬毛長曰具冑貝飾也朱綬

禮記曰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

又曰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甫勿切不笑臨樂不歎甲冑則必有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配也

又曰車則挽綏執以將命甲冑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祖橐奉冑鄭玄注曰祖其衣出鬼

左傳曰公及邾師戰于井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杜預曰冑兜鍪也魚門邾城門

又曰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又曰晉侯狄敗于箕先軼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人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邾至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也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邾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閒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三肅使者而退

又曰楚白公亂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言葉公得民心也

穀梁傳曰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豈曰以報其耻哉

漢書王莽傳云元始五年策王莽加九命之錫於是稽首拜受甲冑一具

後漢書曰劉虞積忿公孫瓚不已自率兵十萬攻瓚將出兵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所謂不戰而服人也虞以緒臨事沮議斬之徇戒軍士曰無

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虞遂大敗瓚斬虞於薊市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喪至河南傅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
軍雖在軍旅心存王室不忘俎豆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
贈將軍給侯印綬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
車軍陳送葬

又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甲兜鍪持
戟犇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又曰上不征彭寵朱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
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
生活之恩陛下輟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
獻帝春秋曰孫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鄉神亭之役若
爲卿先如何慈謂曰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
吳志曰太史慈與孫策戰於神亭慈得策兜鍪

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遏魏軍距之時寒雪恪使丁奉等
皆解鎧但着兜鍪持刀緣遏上北軍見裸身緣遏皆大笑
不即嚴兵便亂斫遂破北軍

晉書天文志曰魏文帝黃初六年十月有星孛于少微歷
軒轅占曰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辛丑帝親御
甲冑觀兵

沈約宋書曰元嘉二十七年北討至陝虜多縱突騎衆軍
患之薛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衲兩當絨
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前當其鋒
者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
無不拔靡

王琰宋書曰晉康太守劉思道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
將軍陳伯紹討之思道迎擊之殺傷甚衆會伯紹驍解兜

蓋墜地退走見禽
車頻秦書曰苻登堅族曾孫堅死登自立皆刻兜鍪作死
休字示士以必死為度故戰所向無前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末慕容冲率眾登城堅身貫甲冑飛
矢滿身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
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執介冑而後能距敵者固非人之
所貴也
孝經威嬉拒曰欲去惡鬼五刑具五人皆持大斧着鐵兜
鍪將之常使去四五寸步不可令近人也
戰國策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當敵則斬甲楯鞬鍪
國語曰靡笄之役邾獻子傷曰余病矣張御曰受命於廟

受服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

又晉語曰邾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

樂資春秋後傳曰吳起令魏武侯厲眾五年秦人與師而
臨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令而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英雄記曰袁紹為公孫瓚所圍別駕田豐扶紹入空垣紹

脫兜鍪抵地云丈夫當前關死而返逃入牆間豈可得活

一云入
匿牆間

廬繚晉四王起事曰建武元年天子還洛陽右將軍張方

啓曰陛下自鄴來還宜謁宗廟天子出因便劫居鄴啓移

都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入自領五千騎皆

捉鐵纏稍繫兜鍪髮髡皆用涼州白鷄毛望之若茶

周遷輿服雜事曰刺校者校人之執刺兵者也首戴虎皮

冑傳曰蒙臯貌以犯陳蔡因是有虎皮冑焉蜀隊戴貝冑

被犀角此古制也詩云貝冑朱綬謂以貝齒飾冑朱纓綴之也冑插以翟尾垂以紅紫木綬之象也

晉令曰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着兜鍪

郭義恭廣志曰獠音老在牂柯興古鬱林交阯蒼梧皆以朱

漆皮爲兜鍪

家語曰孔子對魯哀公曰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之然

孔叢子曰陳王曰將居軍之禮勝敗之變如之何太師曰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

又曰子高曰夫儒者居德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師旅則有介冑之服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戰不已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幄

虞喜志林曰宋察酒云可以扞禦者爲械謂鎧甲兜鍪也

抱朴子曰夫德教者黼黻祭服也刑罰者扞刃之甲冑也若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禦剡音琰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

又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

又曰盤旋揖讓非禦殺之容攢甲纓冑非廟堂之飾

曹植表曰兩當鎧二十領兜鍪自副鎧百領兜鍪自副

陶侃荅溫嶠書曰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牟兜牟製作之巧劫用功殊多戰器不事須此也意謂不如三甲者逆賊

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兜牟者猶以有功合

賞其細葛一端

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表尚還即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臣陳軍被堅執銳朱旗

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
 尙單騎迸走捐弃偽節鉄鉞大將軍郝鄉侯即各一枚兜
 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郗苦浪切
 干寶百志詩曰壯士稟傑姿氣烈有自然俯仰羣衆中胡
 能救世艱闕鞏代縫掖兜鍪易進賢郗苦浪切
 揚雄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崑崙
 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
 記當此之勤鞞蓋生蟻蝨介冑被霑汗
 文選曰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
 又曰貝冑星離以貝飾之

楯上

釋名曰楯遜也跪其下避刃以隱遜也大而平者曰吳魁
 本出於吳爲魁師者所持也隆者曰渰盾本出於蜀蜀渰

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脅而鄒者曰陷虜言可
 陷破虜敵今謂之曰露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
 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夾矛盾車上所持者也矛小
 稱也以鞣逢音編板者謂之木絡盾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
 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與文選以幹車日正
 許慎說文曰楯音也所以扞音身蔽目象形聲也楯大
 楯也楯音
 揚雄方言曰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楛或謂之干干者關西
 謂之楯音
 張揖埤蒼曰戟楯也
 廣雅曰果科于楛楛戟楯也
 龍魚河圖曰楯名自障
 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脩鞀音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

威戈羽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

鄭玄曰朱于亦大楯也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楯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

楯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

隸而時儺

又曰司兵掌五兵五楯各辯其物與之等以待軍事鄭玄曰五楯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楯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

左傳曰魯及齊戰于炊鼻杜預曰炊鼻魯地齊子泉捷從泄聲子

聲子魯大夫也射之中楯瓦瓦楯脊也繇鞬音鈞汰鞬音也入者三寸入楯也

繇過汰失激也

又曰宋樂祁獻趙簡子楊楯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

兵部八十八

楯下

彭排

銜枚

楮

春秋元命苞曰帝倍戴千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

宋均曰千楯也招搖為天戈戈楯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爲表者也

史記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劍楯入營衛士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羽目之間為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而啗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

漢書曰周亞夫子爲父買尚方甲楯五百被張晏曰可以葬者取備苦之不與錢備知其盜買縣官怨而上變告子事連于亞夫亞夫歐血而死

又曰晁錯上言曰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謝承後漢書曰孟政字子節地皇六年爲府丞虞卿書佐時太守缺丞視事毗陵有賊丞討之未到縣道路逢賊吏卒迸散政操刀楯與賊相擊丞得免難政遂死於路

又曰江漢字山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太江劇賊余來等劫擊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歐略良善經歲爲害漢到郡會集勁士脩整戰具鉤鑊刀楯大戟長鈇弓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見梟獲孝順帝喜其功賜以劔佩

後漢書曰表紹爲高櫓起土山射曹操營中皆蒙楯而行東觀漢記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家貧給事爲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尉去舉楯擿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後耶遂去學問

魏志曰建安五年太祖軍於官渡表紹進保武陽稍前依沙埴爲屯合戰不利紹射營中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又曰太祖與呂布戰太祖募陷陣典韋先將應募者數十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

魚豢魏略曰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遊俠與平中三輔亂出母爲賊所略出攘臂結衽獨持楯追之行數里及賊殺十餘人賊乃解還出母

韋昭吳書曰魯肅欲渡江衆騎追肅肅植楯引弓射之矢貫洞騎度不制乃相卒還

吳錄曰交趾朱鸞縣有欂櫨正直高六七丈葉大如盾
王隱晉書曰朱伺字仲文小爲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
徙江夏便鞍馬弓弩刀楯射獵

于寶晉記曰吳軍師張悌帥衆三萬濟江與討吳護軍
張翰揚州刺史周凌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
千號青巾兵屢陷堅陣

沈休文宋書曰宗越南陽葉人也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
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
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宋略曰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劉豪少工刀楯勇冠三軍及
在漢中忽脩長生之術使道士合金丹餌之咽而死及就
殮屍弱如生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掄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

朗莅任虐法暴濁是彰於州所造牙楯三十幡朱畫青綾
楯三十五幡請以見事追免朗所居官

南史王洪軌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
有楯卿可防荅曰天下無洪範何妨荅生方亂豈可一日
無公帝甚賞之

齊書曰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
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禽嘗舞刀
楯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着

北史曰後魏蠕蠕而充犯塞以任城王雲爲中軍大都督
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馬初不見虎頭楯若令舞
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
之獲其兇酋

英雄記曰公孫伯圭追討叛胡丘力居等于管子城伯圭

力戰兵乏食馬盡者弩楯啖食之

又曰表紹討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年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

蔡邕月令章句曰洪範經云兵革並起兵謂金刃革謂甲楯

又曰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注曰去毛曰革犀兕水牛之屬以爲甲楯鼓鞞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宮外崇福門門各羌楯十幡鷄鳴戟十張

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獻金華大羌楯五十幡青綾金華楯五十幡

王琰冥祥記曰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秦始皇中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旃檀製以爲像像將就

而未有光材敬叔意願甚勤而營索無處憑几微睡見沙門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桐楯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苦求可得也敬叔寤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楯何氏云實有此楯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具說所夢何氏驚奉以製光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鑿齒持戟盾郭璞曰鑿齒人類齒如鑿長五六尺

又曰開明北有鳳鳥鸞鳥背戴殿殿音伐盾也

張華博物志曰朝廷都許時上先人刀劍楯物及銅大盆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賜得也

劉義慶世說曰魏武征表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眾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以爲竹甲楯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

應聲答與帝正同眾伏其辨悟

異苑曰河南褚裒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為及敗悉負楯而退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賈逵曰輕過輕罪也移諸甲兵以甲兵贖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

對曰輕罪贖一楯一戟賈逵曰輕過輕罪也移諸甲兵以甲兵贖罪也潛夫論曰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按以類楯違違擾

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淮南子曰夫栝洪衛菌籥音路高誘曰栝剪栝也載以銀

錫戴飾也飾雖有薄縞之襜腐荷之櫓荷蓮草也然猶不能獨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革

楯矣經猶達也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蘇家之楯皆為良工利器

時所寶貴也夫刀者身之寶也楯者身之衛也禦難之藩牆攻守之城池也

夢書曰夢得鑲楯憂相負也漢書揚雄校獵賦曰賁育之倫蒙楯負羽杖鎬鄒而羅者以萬計

吳都賦曰抗神龍之華殿施榮盾而捷獵勾踐將伐吳作榮盾嬰以白壁

又曰千鹵及鈺賜夷敦盧之旅蘇臺捷獵列次兒也言今起神龍殿亦施此物也

又曰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鶴膝矛也犀渠楯也李尤楯銘曰吳旂魯戲戎兵特須也

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犛右答羊矛如錐鏃楯如榆葉鏃徒甘切

陶侃荅慕容環書曰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

陷之舒集鮫犀不入之楯
 庾闡責伍真文曰自我來思踰歷中春淒風跨月芒雨積
 旬地藉濕蓐室無完幕負楯傳時伏櫓擊析
 謝尚餉揚征南書曰五尺金斲頭刀一口碧綾車中楯一
 番
 又與張涼州書曰今致碧綾車中楯一

彭排
 釋名曰彭排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晉安帝紀曰劉裕大破孫恩於蒜山恩以彭排自載僅得
 還船

諸葛亮軍令曰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

詩曰我東日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銜枚鄭玄曰勿猶無也女

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
 示初無行陳銜枚之事也
 禮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皆銜枚
 周禮曰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玄曰枚狀如箸橫銜之銜枚氏掌
 司囂察囂讙者為其聒亂國之大祭祀令禁毋囂軍旅田役令銜枚
 以相誤也

國語曰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令左
 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賈逵
曰逆流而上曰泝夜中乃令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
 其中軍私率六千人銜枚以襲攻之吳師大北

史記曰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邯夜銜枚擊楚
 殺項梁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
 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匝

宛城降

漢書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田儵都甘將兵救魏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鯨儻於臨濟下

又曰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

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

東觀漢記曰吳漢伐蜀分營於水南水北北營戰不利乃

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

梁祚魏國統曰孫權嘗賜甘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

銀椀酌酒自飲次與其都督次酌其次命銜枚出斫敵

王隱晉書曰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

枚襲艾等昧爽至于城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殺浚單

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銜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演持

白幡請降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搃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開方口

衆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一宿而

至遂合戰元怙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旣

出賊不意虜衆大駭

王智深宋書曰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沉收之等伐之於是

龍驤將軍卜天生推車塞漣卒敢死數百人銜枚先登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付羅

獻留守吳聞蜀敗遂起兵遣盛憲謝詢等水陸並到說獻

以合從之計獻謂諸將曰今處孤城百姓無主吳人因釁

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憲

盧綝晉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右將軍張方逼帝幸

長安河閒王率參佐到霸水上迎大兵去路百餘步銜枚

屯列

崔鴻後秦錄曰永和二年遣武衛姚鸞營于大路晉將沉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遠等銜枚夜襲鸞營鸞死之

又前涼錄曰張璠字元琰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日璠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名

又蜀錄曰李特使弟驤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驤及將士奔于流柵

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問伍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即疑船旌麾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將軍船等者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敖歌擊鼓者斬

曹瞞傳曰公將襲表紹軍乃選精銳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紹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

太公六韜曰以少擊眾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則滅之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

魏文帝兵書要略曰銜枚毋謹譁唯令之從左思吳都賦曰銜枚無聲悠悠旆旌

梃與棒通用

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梃步項切

魏志曰鍾會反囚將軍胡烈等烈與子疏云會帳下督丘建密說消息會以作大坑白梃數千欲呼外兵人以次梃

殺投置坑中外兵聞乃殺會

曹瞞傳曰操為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數十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輒棒殺之

虞溥江表傳曰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皓先殺布後問美人曰余父何在荅曰賊已殺之皓大怒即棒殺美人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昱或有忤意者輒加以虐刑有白棒數十枚各有名號鉞鑿錐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錐椎人陰破

六韜曰方盾鐵楮重十二斤柄長五尺千二百枚一名天

楮許慎注曰大杖以挑為之擊殺昇是以鬼畏挑人也

抱朴子曰吳遣賀將軍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將軍乃多作勁木白楮擊之禁不復行因而尅賊

又曰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簡之失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楮無所用矣

晉宣帝教曰當教諸圍上守士皆作楮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各可守皆當頭施紉挂臂賊破死在旦夕邈近衝突圍當以楮楮之

高堂隆陳灾異表曰石氏星占曰天楮五星天之杖也主搆楮亂兵容星彗茀干犯楮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省百役勿使士卒怨於勤苦而為亂足其廩食度可勞然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矣

椎

史記曰張良為韓報讎得力士為鐵椎重一百二十斤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曰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

又曰章帝曰明德后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
朕從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
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英雄記曰呂布刺殺董卓與李儻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
頭繫馬鞍走出武關
魏志曰許褚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度臨濟河
先度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
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
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
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掉船僅乃得度是日微褚幾危
又曰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冲以刀
穿單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齧衣
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

笑曰兒衣在側而齧况鞍懸柱乎

魏略曰五官將知王忠昔嘗噉人時因從駕出行令取豕
閒髑髏著繫忠馬鞍以爲嬉笑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閭
拜權起禮之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
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
威德加乎四海摠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
始當顯耳權拊掌欣笑

又曰孫權每田獵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
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禦英雄驅
使羣臣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
患奈天下笑何

後魏書曰傅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江表傳曰孫策討祖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斫孤馬鞍
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汝莫怨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賜
衣署門下賊曹
魏百官名曰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恠以鑊
衢鞍遺奮從貸五千萬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光照
十丈
又曰武帝得貳師天馬造玫瑰石爲鞍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公相對樗蒲
遂下騎造焉以策柱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漉然
已爛顧瞻其馬鞍體骸枯朽旣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
絕

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
陸景典語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啓封境
以封秦釋鞍授鞞假驥他人欲無陵亡其可得乎
傅玄馬射賦曰百馬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
明珂景朗華鞞采鮮。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
等樂一驅乘雙駮鞍馬照人目龍驤自動作
謝景連詩曰挂鞍長林側飲馬脩川湄
劉琨扶風歌曰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代効此銀鞍一具初不
敢乘謹奉上
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
宜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賜
後漢李尤鞍銘曰驅駑馳逐騰躍覆躑雖其捷習亦有顛

沛井羸其瓶罔不斯敗世切

轡

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

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又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又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

周禮曰挈壺氏挈轡以令舍懸轡於當所舍止之處

又曰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祀登受

轡犯軼遂驅之

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

天下理矣

又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又曰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者人也吏者

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又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齊之以刑而猶弗勝

何禮之齊也孔子云禮譬之於御則轡也

漢春秋曰大僕公卿奉引大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光武東

京郊祀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侍中參乘

孔叢子曰夫子云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赦者

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痊疽之礦石也痊作和切疽七余切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手應於心

淮南子曰權衡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銜轡矣

又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為齊整
 班固東巡頌曰乘輿動色羣后屏氣萬騎齊鑣千乘弭轡
 魏明帝善哉行曰百馬齊轡御由造父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中心中和是
 思馬知良御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韉

張揖埤蒼曰勒音馬韉也韉馬勒也韉音面鞫音鞫勒韉也音韉

浙柔皮也

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韉

環濟吳紀曰大皇帝征合肥未下因撤軍還兵呂蒙等共
 留津北魏將張遼奄至圍數重蒙等死戰既破圍上馬出
 外浮橋南已絕丈餘無板谷利時為親近監白曰至尊牢
 攝鞍緩韉利當着鞭以增馬勢於是得渡

晉書曰溫嶠字大真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
 出戰嶠執韉諫太子乃止

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王浹表臣以發許昌城內北人諸
 將孫凱等謀欲逼臣留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纏
 繞牽臣馬韉臣手刃斬截僅乃得出

應瑒馳射賦曰放韉長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每不虛發
 陳琳武庫賦曰馬則飛雲絕景直鬚駟駢走駿驚騰步象
 雲浮受銜斯遊斂韉則止

傅玄良馬賦曰奮豐沛艾虎據麟跼望雲睇景乘虛四起
 縱銜則往攬韉則止

成公綏射兔賦曰收輔車之雙轡舍良馬之長韉禽迅羽
 之輕焱截逸足之狡弄盈得獲於後乘充庖廚之所貢
 夏侯湛征邁辭曰上伊闕兮臨川拊駿馬兮授韉中衢兮

載歎斂鞵兮盤桓

閔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控奔驥以接駑乘則力追者萬
群傾脩翅以顧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勒

劉芳毛詩箋音義證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為
勒且舊語云馬勒不云轡以勒為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
名云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鞵為轡反覆推之此為明
證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為轡審矣今
俗儒咸以轡為勒而曾無寤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
專用刑辟譬猶御馬弃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
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

漢書曰呼韓邪單于甘露三年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賜

以冠帶衣裳玉具劔鞍勒一具馬十五疋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好卑雞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羈
勒使墮地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
馬鞭馬瑙鍾黃金勒

鄴中記曰虎諱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茶

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飾
淮南子曰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各上氣力人不
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

高誘曰不穀食肉酪而已
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

說苑曰田子方度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
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具駟八十乘子方望以為人君翟
黃至而子方曰子人臣也將何以至此對曰此皆君之賜
也臣進五大夫祿爵倍以故至於此

韓陽天文要集曰造父五星在傳舍南造父洗馬轡勒銜
鑣鑣字而平式曰平八棗據詩曰騏驥伏吳坂不與伯樂俱駑馬同銜勒豈得獨
卓殊曰山平式曰平八魏文帝馬腦勒賦曰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
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飭勒余有斯
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詞曰夫瑯物奇鍾山之崇
崗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
之焱陽翕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
皎日之流光內照照音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的燦其間
余乃藉彼朱芻華勒用成駢居列峙煥若羅星
應場馳射賦曰羣駿籠茸於衡首咸皆罽裹與飛兔攏脩
勒而容與並軒翥而厲怒

陳琳馬腦勒賦曰五官將得馬腦以為寶勒美其英綵之
光艷也使琳賦之余乃他山為錯荆和為理制為寶勒以
御君子

王粲馬腦勒賦曰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
德御世嗣之駿服兮表駉驥之儀式
王沈馬腦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皎鱗紆鬱白黑殊
形如水之潔如玉之貞固乾坤之所育兮匪彫鏤而自成
余乃施飾龍首加服鸞鑣和鈴鏘鏘回景逍遙

鑣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苞斂其口也

說文曰鑣馬銜也銜馬勒口中也

爾雅曰鑣謂之鑣郭璞曰勒也許

詩曰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狝驕毛萇曰輶

駟田犬也鄭玄曰輶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者異於乘車也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明帝休成之樂歌曰玉鑣息節金輅懷音

文士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魯國先賢志曰黃伯仁龍馬頌曰揚鸞鑣兮揮紅沫之幡飄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草鞵音低皮薦而已及其後

革鞍攻成鐵鑣不飾

又曰古者樵車無輪棧者無輓其後木幹不衣長轂數輻今富者銀黃華左搔以結綏錯鑣塗朱珥斬飛軫

楚辭曰絕鑣銜以馳騫兮暮着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遠不御兮千里

棗據詩曰真偽各有分駑驥不齊鑣

陶琬之詩曰我服既暉我駟既閑揚鑣警路哀籥清綿桓

集載琬之為江州主簿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士女炫街里軒冕曜都城萬軫揚

金鑣千軸樹蘭旌

表淑遊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榭修幕凌墜弥阜鑣容旆綵

衰野麗雲

鮑昭詩曰飛鑣出荆路鶩服入秦川

王沈踐行賦曰六龍齊鑣鸞聲振振景動波迴天行星陳

張協玄武館賦曰天子翱翔郊甸順行巡省龍駟騰鑣羽

騎遊騁顧流光以案轡迴鸞旗而時幸

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驪驊騮綠耳揚和齊鑣

一瞬千里

董子曉乘輿駁馬賦曰軀觀若斯氣勢雲披銜金鑣着玉羈

顏延之七釋曰梓工飾雕簞之輿涓人進龍圖之馬轆駕則眩奪鳳蓋振鑣則圈促函夏故動軻馳光舉策流赭張委九愍曰映金箱之羽蓋鳴玉衡之鸞鑣望天路以振策指萬里於崇朝

殷琰宣貴妃誄曰嚴位服於旗容尚徽謚於銘策節哀路於蕭鍾齊行鑣於棘翟

應璩與劉文達書曰僕頃倦遊談之事欲脩無爲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桓溫與慕容皝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落而摠率之矣首尾唇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八

